全景式再现“人民调解制度”在我国基层农村发展历程的长篇小说

唾沫[redacted]和稀泥

雨著

人民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，源于中国古代民间调解，根植于基层社会，是化解社会矛盾、消除纷争的有效方式，被国际社会誉为“东方经验”“东方一枝花”。

中国财富出版社
CHINA FORTUNE PRESS

硬沫和稀泥

雨录 著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唾沫和稀泥 / 雨录著. —北京：中国财富出版社，2014.8

ISBN 978-7-5047-5308-3

Ⅰ.①唾… Ⅱ.①雨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 158955 号

策划编辑 张艳华　　**责任印制**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张艳华　　**责任校对** 饶莉莉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　　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　　**邮政编码** 100070

电　　话 010-52227568（发行部）　010-52227588 转 307（总编室）

010-68589540（读者服务部）　010-52227588 转 305（质检部）

网　　址 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

经　　销 新华书店

印　　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书　　号 ISBN 978-7-5047-5308-3/I·0157

开　　本 710mm×1000mm　1/16　　**版　　次** 201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　　张 36.25　　**印　　次**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　　数 731 千字　　**定　　价** 68.5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·印装差错·负责调换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部 …… 1
第二部 …… 89
第三部 …… 189
第四部 …… 285
第五部 …… 383
第六部 …… 479

附　录　新中国人民调解制度历史发展 …… 571
后　记 …… 572

第一部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

牛橛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二孙子牛红军喊吃饭。他正准备起身，大队部喇叭里传来大队革委副主任李大海的声音："全体社员请注意了，吃完午饭立即到大队召开批斗大会，不得有误……"

县上要召开"三干"会，早上刚把支部书记兼革委主任贺铁锁送走，李大海又张狂起来了。

要批斗谁？牛橛子感到很纳闷，便要看一下。

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李仙草见他饭也顾不上吃就要走，急忙追出屋，担心地说："爸，这些年咱们家出的窝囊事也够多了，你再去管人家的闲事，让人揪住了头发，家里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"

"不会吧？世道在变。"牛橛子嘴里这么说，可心还是不踏实。"没事，我也活够数了。"

牛橛子不顾李仙草的阻拦，还是杵着拐棍一瘸一拐朝大队部走去。

此时，高门闩被治保队员五花大绑，神情沮丧地跪在广播室门前的走廊上。在他背后，姚喜山几个治保队员，头戴军帽，身着绿军装，腰扎皮带，威武雄壮。

看着儿子姚喜山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喜娃妈脸色苍白，低着头悄悄离开了。

大队部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人声嘈杂。

不一会儿，李大海背着手从广播室里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开始训话："社员同志们，大家静一静。也许大家还蒙在鼓里，他，高门闩，原以为他是咱们的革命阶级兄弟，还让他干了这么多年贫协主席，万万没想到，他却是深藏在革命群众中的反革命，走资派。他平时暗中和革命干部作对，今天竟然大张旗鼓地破坏中央的'三中全会'，还谋害咱们的革命阶级弟兄郭豁豁同志。大家说，像这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该怎么办？"

"我连'三中全会'叫干啥都不知道，咋说我反对呢？再说豁豁……"高门闩涨红了脸，可怜巴巴地辩解着。

"反革命分子，这会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。"李大海哪能听得进去，说着一个耳光上去了。

高门闩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嘴角淌血。接着，李大海把马笼头往他头上套，让姚喜山牵着缰绳，然后又喊贾虎臣把帽子拿出来给他戴上。

这时，贾虎臣在广播室里提着个尖纸帽，眼里充满了恐惧。听到喊声，他战战兢兢，腿也不听使唤，尿顺裤裆流到脚后跟。

李大海见贾虎臣没动静，扭身进去一把夺过纸帽，骂了一句："你真他妈酒囊饭袋，平时高门大嗓还像个人，关键时候一滩泥，连狗屎都不如。"

纸帽拿出来的一刹那，高门闩惊恐地瞥了一眼，发现上面竟写着"现行反革命"，这分明是上纲上线了？被视作畜生，戴上笼头也就罢了，一旦戴上了这顶帽子，别说自己这辈子抬不起头，就连子孙后代也难以翻身了。他急红了眼，张嘴大骂道："李大海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日你先人。"

"你这反革命分子还不服镇压，竟敢骂革命干部，是想吃屎了吧？"李大海呵斥道。

"爸，我想屁屎，叫他吃我的屎吧。"李世聪站在半截土墙上冒出一声。

"叫我看看你裤裆有屎吗？"站在一旁的赵大龙说着就要解李世聪的裤带。

人群里一阵骚动，李大海的脸也一阵红一阵白。

赵庚辰见状，上前一把把赵大龙拉了下来，狠狠踢了一脚。

这些年，批斗"地富反坏右"，给他们嘴里塞屎灌尿的事也时有发生。

突然，高门闩朝李大海的脸上吐了一口。李大海恼羞成怒，把脸一抹，狠狠地朝他踹了一脚，骂道："这种坏分子气焰还这么嚣张，不镇压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？全体治保队员，把这反革命拉出去游街。"

"慢着！"吼声传来，大家回头一看，只见牛橛子拨开人群往里挤。

"噢？老倔头，刚摘了'右派'帽子，恢复了党籍，又想搞'阶级调和'，我看你那顶'右派'的帽子还没戴够吧？"李大海阴阳怪气地说。

十多年前，牛橛子从村支书的位上退下来后，干了几年调解员。"文革"开始后，他因调解地主与贫农争执一堆棉花柴的归属，以"搞阶级调和"被打成了右派。自此，批斗会、扫大街、挖茅粪都有他的身影，受尽了折磨。

"我说大海呀，我也七十岁的人了，也不和你小一辈人见识。给谁戴帽子村革委还没研究，你随随便便给老贫协安一顶反革命的帽子，恐怕不妥吧。当下上面正给冤假错案平反，你却给人戴帽子，要是公社革委怪罪下来，你不怕追究责任？好了，啥也别说了。高贫协如果确实要处理，等铁锁回来了，开个会研究一下。我看还是先把人放了，免得不好收场。"牛橛子劝说道。

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李大海有些烦躁。不过牛橛子的话像是刺破了猪尿泡，他的底气全无了，毕竟这件事没有贺铁锁点头。他镇定了一下，头一仰，耷拉着眼皮说："那也要看看他高门闩对'三中全会'啥态度，革命阶级兄弟郭豁豁被打伤了，也该有个说法。"

"好，这事由我来处理。"牛橛子见李大海在给自己找退路，赶忙给了个台

阶。接着，他又对高门闩耳语了一番。

高门闩微闭着眼，脸上污迹斑斑，还有多处淤青，鼻涕像蜘蛛落线一样顺着鼻尖往下滴。听了牛橛子的劝说，他沮丧地点了点头说："咋都中。"

说起高门闩被批斗，还得从送贺铁锁参加县上的"三干"会说起。

早上大伙刚上工，贾虎臣便在大队广播里亮开了嗓："这个，啊，全体社员请注意了，啊，没有收工的社员要赶快回来吃早饭了，啊，吃完饭大家都到贺支书家门口集中了，贺支书要参加县里的'三干'会，全体社员都要去欢送了，没吃饭的就拿块馍，走着吃着，希望大家赶快来了，来迟了就见不到贺支书了，啊。"

贾虎臣的话虽然前言不搭后语，但很管用，立刻响遍了全村的各个角落。

贺铁锁正在家里修胡子刮脸，听他这么一喊，苦笑着骂道："这二半杆，胡喊啥哩，我去开会，又不是去见阎王，咋就见不上面了，哼。"

收拾停当，贺铁锁一边绑腿带，一边想着"三中全会"的事。这时，门外锣鼓敲起来了，拖拉机的"嘟嘟嘟"声由远及近。李大海领着贾虎臣进来了，他让他们把卷好的铺盖抱上前头先走。绑完腿带，他把羊皮袄一披，接过老伴递来已发白的蓝斜纹帽戴上，也跟了出去。

贺铁锁埋头往梢门（方言，院子的大门。下同）口走，脑子里还在搜索着有没有落下东西。突然，他听到李大海在门外大叫一声："同学们，一二三。"

贺铁锁抬头一看，傻眼了，门外除了围观的社员群众，还有二三十个身着合体不合体的白衬衫蓝裤子的小学生。他们手持假花，脸涂红彩，排成两行站在门外，使着吃奶劲高呼着："坚决把'四人帮'打入阴曹地府，热烈欢送贺支书参加'三干'会。"

尽管欢送场面十分热烈，但看到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们，贺铁锁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。

"停！停！停！"贺铁锁脸一沉，摆着双手叫喊着："你看看，这些花骨朵要是冻蔫了，那可得叫人骂先人了。大海呀，快快叫娃娃们回去把棉袄穿上。弄这一套，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怪不知道三娃一大早闹着要穿白衬衫。"

贺铁锁嘴上虽这么说，但看到李大海变着法儿组织大家欢送自己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他说完微微一笑，轻声嚷了一句："亏先人了。"

"锻炼他们革命意志，增强他们革命体质。"李大海一边点头哈腰回应着，一边把手往下一压。孩子们的高呼声停止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块，转脸说："每个同学一块，回家给家长说一下。"

李大海拈了几块糖正准备散给排队等候的孩子们，突然，一只黑手伸进他的口袋，抓起一把糖就跑。他也没去追，只是指着黑手骂了一句："这狗日的，该

死了吧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。”

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李大海的大儿子李世聪。李世聪得过脑膜炎，肚不够成（方言，意不通事理。下同），他的举动社员们既同情又憎恨。

孩子们见李世聪抓走了糖，都急忙冲上前哄抢。李大海招架不住，口袋都让扯开了，白色的口袋里翻在了外边。

贺铁锁看着眼前的情景，苦笑了一下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又冒了一句口头禅：“真是亏了先人。”接着，他把李大海叫到跟前说：“大海呀，我这一走可能有十天半月，家里的事你招呼着，可别出啥岔子了。刚才记起一件事要给你交代，又想不起来了。”

贺铁锁说完，又踅回到梢门洞里寻了一圈。忽然，他把头一拍，走出来说：“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就是村外墙上的标语要更新一下。”

李大海一愣，急忙问：“又要打倒谁，中央……？”

“你看看你，光想着打倒谁。”贺铁锁打断他的话说。“前几天我到公社开会，大家都在提‘十一届三中全会’。”

“那‘十一届三中全会’叫干啥哩？”

“要干啥？”面对李大海的提问，贺铁锁也不知该怎么回答，眨巴着眼睛。“反正是叫好哩，紧跟着形势就是了。咱们康庄可是全县学大寨的一面红旗，在这一块可不能落后了。该写个啥哩？上面还没有具体要求。哎，木墩在吗，叫他给编一个，这是他的拿手戏。”

人群中，李木墩双手插在袖筒里正和杜富财说小话。突然听到贺铁锁点他的将，他嘿嘿一笑，说：“要说紧跟形势，写成‘三中全会就是好，实现四化离不了’。”

贺铁锁点了点头，允了。

“贺支书啊，村头那么多标语，你说该覆盖哪一条？”李大海又问。

贺铁锁在脑子里翻阅大巷、村头的那些大幅标语。

和全国其他村庄一样，康庄也有一堵历史文化墙。两三米高，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巨幅标语，即便是在三四公里之外，仍赫然在目。过去这里曾刷过“打倒蒋匪帮”、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，也曾被“建设新中国”、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所覆盖，后来又有“人民公社万岁”、“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等内容刷新。

现在哪一条过时了该毁掉？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”那可是1977年新刷上去的，不能动。要是改“批林批孔学大寨，拼死拼活赶昔阳”，或者是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？那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思想，改了会犯政治错误的。

贺铁锁紧锁眉头微闭眼睛，在心里细数着那些标语。突然，他手一摆，一锤定音："算了算了，覆盖不覆盖以后再说，你想办法再找一面墙收拾收拾，让学校贺老师写一下。就这，我走了，去迟了公社革委主任该说咱这老先进不先进了。"

贺铁锁说完，坐上拖拉机走了。

吃完早饭，按照贺铁锁的安排，李大海领着贾虎臣走在村外的麦田里，查看谁家后背墙空着还显眼，好把标语刷了。

"哎哎哎，李副主任啊，我记得村北头王长顺家的后背墙还空着。"贾虎臣跟在李大海的后边，不时地提供新的线索。

李大海背着双手突然停下，然后把头一扭狠狠瞪了贾虎臣一眼。贾虎臣不知哪又说错了，像老鼠见猫一样，不会走路了。

"我说你他妈的怎么不长记性，锁圪垯走了，你还给我挂个副的？对老子一点都不忠诚。"李大海骂了一句，转过脸，一边走一边嘀咕，"告诉你，不要说村革委会主任，村支书迟早也是我的。"

贾虎臣吓得一身冷汗，跟在后面唯唯诺诺，表示马上就改。

转过来转过去，平整的土坯墙要么不显眼，要么有标语，剩下的就是夯土墙了。夯土墙厚，虚土多，要刷标语得下工夫平整墙面。最后，李大海盯上了村东头一家的后背墙。这面墙虽说也是夯土墙，但从公社回来的路上一眼就能看到，刷出的标语还能和"学大寨"的标语相对称。

"这可是贫协高主席家的墙，得给他打个招呼吧？"贾虎臣提醒道。

"打什么招呼，贫协主席就敢不支持大队革委的决定？你不要再胡咧咧了，这事我说了算。快去，到加工厂把郭豁豁几个人叫来，准备干。"李大海狠狠瞪了贾虎臣一眼，然后又自语道：见不得这要饭的总拿大话来压我。我就故意不给你打招呼，你把我球咬了。

高门闩是解放前从河南逃难来的。当年，他挑着一双儿女，领着老婆来到这里。刚来时在村口的关帝庙住，给人打长工。没两年，俩孩子相继得了麻疹，都夭折了。解放后在这里落了户，在靠关帝庙边上打了四堵夯土墙，盖了几间房。

村里成立贫下中农协会，他被推选为贫协主席。大前年，他和贺铁锁因学校民办教员和村代销店用人问题意见不一，声称要辞了贫协主席。贺铁锁没说同意他辞，也没说不同意。随后他三番五次要回到生产队去务菜，贺铁锁只好随了他的愿。

今早高门闩从菜地里回到家，想起老伴到大儿高跃进家看孩子去了。他正思谋该不该到大儿家去吃饭，忽然听到后背墙传来"咚咚咚"声音，赶忙绕出去一看究竟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这时，贾虎臣正招呼郭豁豁三四个人刮墙。两尺半厚的墙，半尺多的土刮去了。

这还了得，照这样下去，房子还要叫刮塌了。高门闩心里像着了火一样，连滚带爬跑到跟前，央求贾虎臣让他们快停下。

“是李主任决定的，我们不能随便换地方。”贾虎臣为难地说。“这样吧，豁豁你们先干着，我回去再请示一下李主任。”

贾虎臣话音刚落，郭豁豁又是一镢头下去了。这哪里是在刮墙，分明是在刨我高门闩的心啊！高门闩又急又恼，死死抓郭豁豁的裤腿，央求他先停下手。

谁知木架晃了一下，郭豁豁摇摇晃晃从架子上滚了下来。

贾虎臣一看郭豁豁满脸是血，不省人事，“呀妈妈”叫着跑回去了。

不大一会儿，贾虎臣跑到大队部。他打开扩音器，却发现停电了。

正在这时，李大海上茅房回来了，贾虎臣慌慌张张告诉他，高贫协把郭豁豁摔死了，得赶快去救了，去迟了就死娃灌米汤，没救了。听贾虎臣这么一嚷，他马上指示贾虎臣把金钟、姚喜山几个治保队员叫上，立即往现场赶。

金钟也是治保委的主要成员，听到贾虎臣来喊，放下碗筷拔腿就往外跑。就在这当儿，金钟媳妇杨雪梅把门在里一闩，横叉在门后。她把脖子一仰，嘴一噘，放出狠话来：“金钟啊，以前你跟着李大海干什么灰脸的事，我不管也管不着。现在你是我男人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打今儿个起，你要是再跟着他胡闹，除非你在我身上踏过去。”

“哎呀，人命关天，我还能袖手旁观啊。”金钟急了，说着去拨杨雪梅。

杨雪梅“哧溜”一声坐在地上，死死地把门扛住。

金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又无计可施。

再说郭豁豁，他并没像贾虎臣说得那么悬乎，只是头部裂了道口，在村保健站缝了几针。

姚喜山刚从集上和对象黄彩霞见面回来，就碰上这件事。青春活力得以施展，他沾沾自喜。从批斗现场回来，他一边倒水喝，一边兴高采烈地向母亲表露自己怎么勇敢带头，怎么把高门闩捆绑得结实，笑谈贾虎臣尿包吓得尿裤子，几乎是忘乎所以了。

姚喜山的母亲，村里人习惯称她喜娃妈。她早年丧夫，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清苦。好在她性格开朗，能说会道，加上喜欢给少男少女说媒，在村里人缘很好，清苦的日子并没有影响她快乐地生活。

没有父亲，姚喜山对母亲一贯言听计从。

前年李大海要求增加治保队员，金钟又推荐姚喜山去。姚喜山没主意，回来征求母亲的意见。喜娃妈觉得年轻小伙晚上不给他找个事拴着，劲没处使，说不

定还会搬下啥豁来。再说参加村里治安巡逻是个正事，还能多拿工分，也就同意了。

姚喜山喝完水，仍在絮叨。忽然，他发现母亲并没有回应，而是坐在桌旁把脸杵在手上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觉得不对劲，便关切地问："妈，你牙疼啊？"

喜娃妈突然抬起头，起身给了一巴掌，然后嚷道："疼你妈那个腿旮旯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"

姚喜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母亲怎么会发这么大的火？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呀。

瞅着姚喜山脸上泛着的五指印，喜娃妈缩回手，怔怔地立在那里，眼里充满了心疼和懊悔。她踉踉跄跄又坐回椅子，捂着脸"嘤嘤"哭了起来。

姚喜山见此情景，立马跪在母亲脚下，哭着央求母亲不要伤心，自己错到哪改到哪。

没两天，姚喜山找了借口，辞去了治保队员。

在牛橛子的调和下，高门闩被放了，他家的后背墙也多上了好几层泥，结实了许多。

高门闩作为贫协主席，虽说不算村里的班子成员，但在村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受到这般羞辱，还险些被打成"反革命"，内心的折磨让他生不如死，迈不过这个坎。从此之后，他成天闷闷不乐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一病不起。

贺铁锁终于开完了会回来。李大海张罗着迎接，又热闹了一番，贺铁锁也摆了一天的谱。

憋了好多天，高门闩觉得该把自己受的屈辱给贺铁锁说道说道了。晚上，他在老伴的搀扶下进了贺铁锁家。落了座，他便开始絮叨起李大海胡作非为迫害自己的前前后后。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过去了，眼看着夜深了，可他的话颠过来倒过去，还是说得没完没了。

贺铁锁听了，先是"啊"，后是"噢"，接着是"嗯"，最后时不时打起了哈欠，鼾声时有时无。到了，他也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。

没两天，高门闩在菜地的庵里上吊自杀了。尸体也没拉回村，直接埋到了地里。

埋葬了高门闩，吕满囤在回来的路上叹息着对李木墩说："当年门闩兄弟全身浮肿，硬是顶过了三年自然灾害。该享福了，没想到却挨了木头刀子，不明不白就见了阎王。"

李木墩好奇地问："你说这背后还有人使坏啊，是谁？"

"我胡说，你胡听吧。"吕满囤说完，嘿嘿一笑。

“你看你，有兄弟给你撑腰你怕啥。没事，就咱俩人，你还信不过我啊？”李木墩不停地追问。

“哎呀，也不是说信不过你，我是说门闩兄弟有点傻。他怎么能和人家憨憨李世聪一般见识。就说前年生产队里分黄瓜吧，是我帮着门闩兄弟分的。当时黄瓜数量不多，只能按人头一人分一条。大海媳妇都把黄瓜领回去了，可李世聪这二半杆趁我俩不注意，又在黄瓜堆里抓起两条就跑了，等门闩兄弟撵上他，两根黄瓜已下肚了。门闩哥气得没办法，踢了他一脚。唉，你说弄得这都叫啥事？”吕满囤摇了摇头说。

“怪不得李大海把门闩哥往死里整。”李木墩说。

“哎，可不敢这么说，李大主任公事公办，谁不知道。”吕满囤纠正道。“要怪就怪门闩兄弟他生性不好，太耿直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。你说他当贫协主席让他管学校，他嫌弃贺铁锁安排的几个民办老师教不了学，贺铁锁他大娃想到村里的供销社代销店打杂，他又嫌弃人家娃算术学得不好。公家的事，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，也不知他哪根筋抽的，非要和人家较这个劲。看来这窝头啊，还是留个心眼好。”

这起“反革命”事件过后，李大海先是心虚，可后来发现贺铁锁不作评价，腰杆又硬了。

这天，邮递员到大队部送报纸，还送了一张汇款单。

打发走邮递员，贾虎臣拿着汇款单就往外走。刚出大队部门口，和李大海撞了个满怀，李大海责骂了一句：“他妈的，眼睛长到屁股上了，胡跑啥哩？”

“二百块钱，够盖一面房了。是红星他爸给仙草婶寄的。”贾虎臣举着汇款单看着李大海，惊喜中略带一丝恐惧。

“哼，他妈的，老家伙还没死就送纸洋啊。”李大海接过汇款单轻蔑地看了一眼，然后把汇款单往空中一抛，扬长而去。

牛橛子的搅和，影响了李大海权威的发挥，他对牛橛子多管闲事又憎恨起来。

贾虎臣捡起汇款单，扭着头木偶一样走着嘀咕着：“吃不着葡萄硬说葡萄酸。”

吃完晚饭收拾停当，李仙草拿出汇款单放在桌子上，给牛橛子说牛仁旺寄来二百块钱。牛橛子看也不看，气愤地用拐棍把汇款单撂到地上，然后大骂道：“谁稀罕他那俩糟钱？贼狼娃，老子一辈子都不指望他，他就死在外头。”

李仙草劝了几句，捡起汇款单压在了炕席下。

牛橛子刚离开，喜娃妈喊着红星妈，红星妈进来了。

原来喜娃妈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自二月二古庙逢集姚喜山和对象黄彩霞见过一面后，她再没露过面。

今天见姚喜山蔫蔫地回来，喜娃妈心又提得老高，左问右问，就是打不出一个响屁来。还有人传言说，黄彩霞又和其他小伙见面，喜娃妈怎么也不相信。

喜娃妈常给别人家少男少女说媒，可姚喜山二十好几了，婚事总是不顺。即便有了合适的茬口，姑娘家一打听，这家孤儿寡母的，便打起了退堂鼓。

后来姚喜山竟自找了一个，这个姑娘就是郭李店的黄彩霞。前年春天，公社团委组织各村青年在后沟栽树，姚喜山和黄彩霞都在其中。那年黄彩霞十七八，出落得像一朵花，只是有点清瘦。

当时，按团委的要求，男女搭配，两人一组。也许是老天爷的安排，姚喜山和身单力薄的黄彩霞编在了一组。或许是想在姑娘面前好好表现一番，姚喜山铆足了劲干，黄彩霞几乎没动手，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了。

也正是这三五天的集体劳动，姚喜山和黄彩霞眉来眼去，对上了眼，谈起了对象。这可把喜娃妈乐坏了，没几天，便央老相好李仙草，还有卖豆腐的赵庚辰到黄彩霞家去提亲。

眼下订婚也一年多了，要再不赶紧把媳妇娶回来，像姚喜山回来这副表情，还真不知会出啥岔子。

夜长梦多。喜娃妈弹了二十斤棉花，计划晚上让李仙草和赵庚辰陪着姚喜山，到郭李店给亲家去商议一下他们的婚事。要是趁端午节前把他们的婚结了，麦罢（方言，麦子收割完毕的时日）了还能多分一个人的口粮。

怕耽误白天上工，天擦黑，赵庚辰压完豆腐就和李仙草带着姚喜山去了黄彩霞家。

夜快过半了，迟迟不见他们回来，喜娃妈在家没抓没挠，急得团团转。

鸡叫头一遍，他们终于回来了。看到姚喜山把东西原封不动又拿回来了，喜娃妈明白了，急切地问："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喜娃耗了两年的工夫不说，逢年过节好吃好喝送，春夏秋冬里里外外好几套衣服一样不落，就这，皮底鞋洋袜，零花钱还在外，怎么说不愿意就不愿意了？"

李仙草叹了一口气说："也不知是哪个多嘴，说喜娃在村里耍二杆，批这个斗那个，人家嫌女嫁过来没法和人相处。不过你也不要怪喜娃，人家想退婚，鸡蛋里还能挑不出骨头啊？以后遇到合适的，再给娃介绍一个。"

赵庚辰也帮着腔，声称以后外出卖豆腐多留点心。

喜娃妈知道他们在给自己宽心，但病在谁身上害着谁知道是啥滋味。送走了赵庚辰和李仙草，喜娃妈又唠叨起来，责备姚喜山跟上李大海没学好了，还把媳妇给打撒了。

真是火上浇油，喜娃妈的埋怨再次激怒了姚喜山。

"今晚我非要见到彩霞不可，我倒要看看她的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。"姚喜

山嚷了一句，拔腿出了门。

听到了甩门声，喜娃妈这才回过神来。要是姚喜山昏了头干出傻事来，我一个老婆子往后可咋活呀？她惊恐地撵出门，又没去追，而是往村里跑去。

赵庚辰提着马灯和李仙草还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他们一边走一边商议怎么让黄彩霞那边退些彩礼，减轻喜娃妈的损失。在走到金钟家门口时，身后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由远及近，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身。

“庚辰啊，快快快，喜娃到人家家里闹事去了，赶紧把他撵回来。”喜娃妈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“真不知先人做了啥孽，逢了这么个货。”

这时，金钟值班巡逻回来还没进屋，忽然听到喜娃妈在门外叫嚷。没顾上多想，他蹿出梢门，和赵庚辰先追了过去。

当金钟和赵庚辰赶到时，姚喜山已抱了一大捆蒿草堆在黄彩霞的家门口。火柴划过，柴禾噼里啪啦燃烧起来。看着火苗慢慢往上蹿，姚喜山气愤地咒骂道：“就是把你烧成灰，也要把你烧出来。”

眼看火势越着越大，几乎冲上了房檐。金钟一个箭步上去，把姚喜山推到一边，然后又把火堆踢下台阶。余火又在台阶下的巷道里燃烧起来，金钟和赵庚辰手里没有家伙，没抓没挠的，只好用脚去踩。

在这当儿，黄彩霞一家也听到门外的响动声，准备一看究竟。黄彩霞父亲怕殃及妻儿老小，把他们堵回屋里，一个人出了门。

见门里出来人了，金钟一边在冒着青烟的灰烬上蹦来蹦去，一边说：“冷得不行，烤一下，烤一下。”

黄彩霞父亲看出蹊跷来，骂了一句：“地薄长刺蓟（一种叶片带刺的野草），人穷耍二杆。幸亏没把娃扔到火堆上。”

喜娃妈听出话音来，这分明是嫌自家穷嘛。

“叫彩霞给我滚出来。”姚喜山大声叫嚷着。

话音刚落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喜娃妈一个耳光实实在在打在姚喜山的脸上：“滚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还非得在人家这棵招魂树上吊死呀？”

“哎呀，嘴里吃了屎了，满嘴喷粪。”见喜娃妈含沙射影，黄彩霞父亲马上针锋相对。“死皮赖脸不想走，到底想干啥。”

“你你你，……”喜娃妈平时快人快语，这会儿嘴却笨得像气球扎了眼，只出气不出声。

看着要散伙的两亲家没完没了地斗嘴，弄不好还把周围邻居都吵醒了，李仙草赶忙把喜娃妈拉到一边。赵庚辰上前，把黄彩霞父亲推回了家，将门拉住。

门虽关住了，但并没有关住黄彩霞父亲的嘴，他又在门里大骂一通。

回来后，金钟和赵庚辰的腿上轻重都烧得起了些泡，涂了药歇了几天，但那

场大火仍让他们心有余悸。

从此，姚喜山总是闷闷不乐，喜娃妈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

黄彩霞爸妈怕姚喜山再闹事，在赵庚辰卖豆腐路过时，让他给喜娃妈退回了些彩礼钱，然后加紧筹办黄彩霞的婚事。

黄彩霞爸妈先前同意这门亲事，那是因为姚喜山家的雇农成分好。可眼下天要变了，穷没了优势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如果稀里糊涂把女嫁了，那可苦了女儿一辈子，他们夫妇俩有些心不甘。在这几个月，他们频繁央人寻找合适的茬口。一女许了几家，而喜娃妈母子却一直蒙在鼓里。

这天傍晚，赵庚辰见喜娃妈在豆腐坊门口闪了一下，便把她喊了进来，神神叨叨地说："早上在郭李店卖豆腐，路过黄彩霞家门口时，瞅着杜清亮穿得新新的，领着人抬着食箩进了她家门。我估摸着他两家要结亲。"

前些日子姚喜山这边逼得紧，清明节刚过没几天，黄彩霞爸妈就给黄彩霞订好了一家，这门亲就是杜富财家老二杜清亮。

杜富财四个小伙，家庭殷实。单看人家送来的聘礼，不说穿戴，银饰就好几件，讲究，大气，姚喜山家远远比不上。

没想到杜富财会插一杠子。喜娃妈头一阵晕眩，打了个趔趄。

赵庚辰手一伸想扶她，可又怕人看见了说闲话，终是缩回了手。眼瞅着喜娃妈摇摇晃晃走了，他心里说不出个滋味。

姚喜山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扬言在黄彩霞结婚时要大闹一番。话传到杜富财的耳朵里，杜富财在心里开始网罗本家年轻人，准备和他大干一场。

这天，赵庚辰在马村卖豆腐时，得知老买主马登科急着许女，回来就给喜娃妈说了。

喜娃妈并没高兴起来，相反却说不知根不知底，嫁过来还不知能不能过成一家人。

赵庚辰急了，说人家闺女坯坯实实，干活一个顶仨，是个好劳力。喜娃妈想了想，觉得一来能冲冲喜，二来能出出这口恶气，便同意让两娃见面。

在这当儿，杜富财怕黄彩霞那边反悔，把杜清亮闪了，毕竟自家是富农成分。于是，紧紧把他们结婚日期敲定了。现在两家除了紧锣密鼓为成亲做准备，还得提防着姚喜山来砸场子。

这天，李仙草把腌菜缸清洗一番，准备腌菜，发现盐太少了。她擦了手，计划到代销店再称些盐。到了代销店门口，她瞅见杜富财一边高兴地给人散烟，一边说他正张罗给杜清亮结婚，让大伙到时候去吃喜酒。

李仙草也听说过姚喜山要搅和黄彩霞婚礼的事。杜富财家族势力大，一旦出现打斗，后果难以预料。现在他们婚期将至，她心里很不安，盐也顾不得买便往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